



责编/范亚湘  
美编/吴志立  
校读/肖应林

少年时家境贫寒，父母却不勉我以富贵，而总是教我好好读书，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。入学之后虽条件有限，读书不多，而眼界渐开，对学海书山颇为神往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。鲁迅先生曾希望能有“数年粮食，一屋图书”，以供自己从容治学。我固然不敢比附鲁迅先生的成就，却同样染上了读书之瘾。

## 读书之瘾

杨学成

后来有了工作，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，随着职务的变化，公务越来越显繁忙，娶妻生子，又增添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但是我读书的爱好没有改变，读书之瘾有增无减。于是只能像大多数爱读书而又无法专门读书的人们那样，忙里偷闲，挤出时间过一过读书之瘾。时常想到这个“瘾”字造得真好，“广”字头表示像得病一样的感觉，而这种“病”又是“隐”形的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似是随时发作而又无法控制的东西。只有读书有瘾的人，才会感受到那“瘾”中之味。

宋朝欧阳修可谓读书有瘾的著名“瘾君子”，他曾经介绍自己“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”的“三上读书”经验，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。他好“马上读书”，我爱“车上读书”；在下乡或出差的路上，总不忘记带上一两本书，利用途中有闲的机会展卷一读。欧阳修的“枕上读书”我也全盘仿效：每天临睡前，必读书数页。有时力倦欲眠，上床前没有翻书，总感到一天没有一个正式的结束，睡不安稳。于是又拧亮床头灯开卷一读，即使仅读数行文字便掩卷而卧，也算“了却了一桩心事”。至于“厕上读书”，那更是我的一大“爱好”，如果偶然未能携书上厕所，便觉虚此一行，似乎还有什么程序没有完成，旁人观之，每发窃笑。欧阳修“三上”，我已学其皮毛，他的成就则可望而不可即。然而，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，我愿意做毕生读书的“瘾君子”。

人生易老，岁月难留。一眨眼之间，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已经整整干了42年。老之将至，无论是多么坚强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不免产生几分苍凉和无奈，我不能例外。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该来时会来，该走时要走。生命并不是只能用时间来衡量的过程，而是应该在于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质量、生命的价值。虽然我已经退休，但并不意味着船到了码头车到站了。我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，去上老年大学，跟上时代发展潮流，丰富晚年的业余生活。

读书使我进入一个美好的天地，享受那份难得的宁静。读书，打开了一扇观察外面世界的心灵窗户，使我明白了社

会和人生的道理，在茫茫征途上树起了人生的坐标。读书也提高了自己理论修养，增强了本职工作应知会知能力，找到了解决诸多工作疑难的答案，获得了很多足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，化解工作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读书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，激发了创作热情。六十余年来，读书无厌，临池不辍，偶有所得，则欣然忘食；或有小诚，亦自乐于心。从1976年开始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作品，到现在已出版文学著作十余部，并多次荣获国家、省、市奖励，因此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系国家二级作家。

读书，从医学角度看，是治病养生的良药。人到老年，体力下降，脑力衰退，疾病增多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生命规律。西汉刘向说：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人的健康包括两方面，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，二者相辅相成，互为影响。

世界上能够使人上瘾的东西很多，依我看来，惟有读书上瘾足可称道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要懂得爱护和珍惜，不必有烟瘾、酒瘾，更不能有钱瘾、色瘾，但不妨培养自己的书瘾。多读书，就会胸怀渐阔，不为一时的成败得失斤斤计较；多读书，就会眼界渐高，不会为眼前的蝇头小利钻营苟求；多读书，就会知识日富，不会被纷纭难辨的假象所迷惑，心理会更加平衡，趣味会更加高尚，生活会更加充实，精神会更加丰富……幸甚也，读书真好！



蛮长时间没有回老家看望父母了。很多时候隔着卧室玻璃遥望对面的山峦、田野、河流，念家的情就跟那起伏的山脉一样，绵延不断，更像那奔流不息的河水一样，愈发汹涌。

这段时间，父亲总是习惯默不作声一个人来城里给我送菜，等走到了我家门口才给我打电话。有时候也会打开我家上了密码锁的门，然后走进来试探性地轻唤我的名字，给我带来的是惊喜与莫名的感动。

父亲捎来的菜通常都是用在老家打米厂装过大米的蛇皮袋装着，有时候是一大袋，有时候两三大袋，像开百宝盒一样。记得早些时候，有妈妈熏得金黄金黄的腊鱼腊肉，亲手煎的高粱粑粑、好吃不腻的黄炸，还有许多晒干的坛子菜，以及用在后山捡回来的枫球子熏好的一两斤清明头茶。

那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，再三叮嘱他们高温天气一定不要出门，少下菜地，多保重身体！他答应得好好的。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清早，父亲骑着他的摩托车来了，还载着右膝半月板损伤颇为严重的母亲。从乡下到我住的小区，共20多里路，将近半小时的路程。第一眼见到父亲的时候，他的双手戴着一双防晒套袖，被汗水浸湿得能够清晰可见手臂上的汗毛，额头间、发际上也尽是汗珠。母亲则穿着一件红色长袖，脸颊被晒得红通通，几句问候间，都能感受到她被这一路灼热的暑气带来的倦怠。顿时，我的鼻子一阵泛酸，心里也颇觉愧疚不安。

随同他们而来的几个大袋子里装有很多的“宝贝”，似乎是把超市里面的蔬菜品种都带来了。有父亲在老家一有名的猪肉店铺赶早场买的四五斤后腿肉、新鲜采摘的丝瓜、莲蓬，还有辣椒、空心菜、红薯尖、白瓜、栀子花、苦瓜、茄子、黄瓜、豆角、韭菜，以及一大把紫苏，另有特意给我留的大土豆，还有给他们的两个外孙准备的土鸡蛋、酸奶、甜品。

每次父亲母亲的到来就像一阵风，不管外面多冷多热，午饭过后，稍作休息，就急着要赶回家，怎么也挽留不住，生怕给我添麻烦。

这次回家，我也学父亲的样。到了家门口，才跟他们打招呼。可看到我的到来，母亲赶紧从冰箱拿菜，给我洗好桃子、李子，还端出了一盘舅妈从广州快递过来的新鲜荔枝，父亲更是闲不住，在菜园子里忙个不停，给我准备回城的农家菜。

担心父亲太累，我也跟了过去。父亲指了指那几根在三四月里种下的香瓜苗，在烈日下它们并没有显得慵慵懒懒的，虽然是匍匐着在泥土上，但我看到了好多的小香瓜乖乖地躺在小青苗下。只见父亲用手轻轻拨开香瓜苗下码在一起已经枯萎的杂草，一瓜皮略微呈现了黄色的大香瓜出现在了眼前。摘下来后，我立马跑过去捧给母亲看。母亲笑着说，这个大香瓜是特意留着的，一直没舍得摘下来，还藏得挺好的，熟得也挺好的。言谈间，母亲踮踮着步子从院子里的一口老井中压上来一脚盆井水，将香瓜放在沁凉的井水里面冰着。

饭后，阳光无情地烘烤着大地。父亲立马将香瓜捞了上来，放在菜板上用水果刀切开，一人分了一大块。我们一齐坐在院子里那棵华盖般的柚子树下歇凉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地坪里晒得翻白的辣椒在大大的竹编簸里颤颤巍巍。

此刻，有一种甘甜荡漾在我心里，似乎好久都没有享受过这般美好的时光了……



# 天色还早

邱凤姣

此时，一个戴着圆顶斗笠、裤腿挽到膝盖处的老头儿，正叼着自制的烟卷，顺着水渠慢慢巡视，专注地检阅着稻禾的千军万马。阳光经年累月曝晒、涂抹着他的脸和四肢，那是油画也未能画出来的纯净的古铜色。他的脖子、胳膊、腿肚，暴露出蚯蚓般的筋脉。他像尊铜塑似敦实、强壮。

他不是看风景的老头，而是耕耘这数百亩稻田的老农。他那精瘦的脸上，被皱纹包裹的三角眼始终星子一样发光。十年前他刚流转这片稻田，他的儿子、女婿便从外地回来，带着妻儿，聚拢在他身边，和他一起春耕秋收。他颇有见识地借用一句名言：“种田挺好的，种田把我的家人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”他和年轻人一样，学会了驾驭各种机械设备，遥控无人机治虫，养稻田鱼，种大棚草莓……一个向土地索要未来的老农，是多么简单而富足啊！

眼前的稻海一片灿黄，秧田满眼嫩绿，双抢就要开始了，但是老天爷降下过多的雨，不再是万物的甘霖。其中有近百亩稻田，稻株肥而密，被暴雨摧折，几乎全部倒伏在泥水中。换作从前，他可能会哀叹老天爷不长眼，种了一辈子田的他如今不再慌乱，坦然接受大自然狠狠抽打给庄稼人的一鞭子。他这一生，被大自然、被命运抽打过多少次啊！“人有时候是斗不过天的”，他这样安慰自己，顺带着把这句话说给割草的养牛人听，也说给绕着稻田转圈的白鹭听，还说给已经开进稻田的收割机听。

东方越来越明亮，灰色的云层褪去，露出了浅得发白的蓝天。气温渐渐升高，裸露的双臂似乎被热烘烘的丝绸摩挲着。那个瘦削的七旬老人，照例在那座挂着薜荔的石拱桥上抻胳膊踢腿。他对着霞光喷涌的东方，一边活动筋骨，一边看着河流上飘动的薄雾，喃喃地地念叨：“有雨山戴帽，无雨河起罩。”

因为下雨，他有很多天没来桥上了，但他在家里听到了河水的咆哮，可真担心平日里温顺的河流变成脱缰的野马，冲毁新的河堤，卷走两岸的稻禾。他可是靠着土地活了一辈子的人啦！田野的尽头，一栋灰色小楼依山而立。真是一栋气派的房子！院子里种满枝叶葱茏的树木，院子西边爬着一墙凌霄花。疾风暴雨并没击垮紧紧黏在墙上的青藤绿叶，地上落着一层褐色的败花，但枝头不断绽放一簇簇橙红的新的花朵，仿佛一墙名家的油画。凌霄花根茎粗壮，深扎大地，绿得发黑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合力托起枝头绵延不绝的花朵。让路人怦然心动的，一定不止鲜艳的花朵，还会有满墙深沉的绿叶、虬劲苍老的藤与根吧？

一上了年纪的妇女推着架子车，循着田埂，咿咿呀呀经过大院西墙下。她的塑料拖鞋扑打着坑洼积水，深蓝色裤子被水浸湿，更蓝了。她的小架子车上放着空的水桶和瓦罐，竹篮子里装着要洗的衣服。她是村里的老裁缝，要去那边梯田间的一眼泉水下洗衣服，再打水回家。她给满院子的鸭鹅喂稻谷，喝清澈井水。她推着架子车路过花墙的样子很特别，小架子车一路唱着歌。

苍山之上，朝阳预告似的喷出万顷金光。河畔草甸上，成群的牛羊已经占地为王。晨风飘荡，雨珠摇落，青草与泥土的气息悬在半空。在万物生生不息的乡间，在古老的守望与追逐中，一个新鲜的、热辣辣的夏天扑面而来。

杨杉供图

人长了两只眼睛，左眼右眼，左顾右盼，眼前一片光明。人长了两只耳朵，左耳右耳，一个听话，一个听音，兼听则明。人长了两个鼻孔，但同向吞吐新鲜空气，这还叫一个鼻子出气呢。

多看，眼观六路，看到一千里，看成千里眼了。多听，耳听八方，听到天籁之音，听成顺风耳了。多嗅，嗅觉发达了，臭气而去，芬芳而至，满是这夏天青草绿叶的气息。

那么，如果人长两张嘴呢？好了，那就两张嘴说笑话吧。

那可就有意思了。可能，嘴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可能，话出两嘴，政出多门，无所适从。可能，一个口蜜，一个舌剑，善恶难分。

就笑笑谈恋爱吧。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七夕这天，这男生就要表白了。左嘴要先表，要仰天长啸；右嘴也要表，要轻声喃语。左争右讲，喋喋不休……女生再也耐不住了，扭头走了，走在那萧萧的暮色里。

## 两张嘴说笑话

胡志

笑说又一男生，也是谈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两嘴争辩中，好不容易勉强异口同声，表白成功了。过了一些天，情人节到了，男生认为，已经十拿九稳了。左嘴要先偷吻，抢头功；右嘴要明吻，占先机。两嘴争争吵吵，左说左有理，右说右有道。像两小儿辩日，孔子不能决也，男生不能决也。女生走了，走在朦胧的月色下，轻轻拭去两滴眼泪。

这些年来，咱老百姓茶余没事扯谈，发现有些人真的好像长了两张嘴。一张是一口就能吃下一个桃子的大嘴，江湖上称“大嘴”。大嘴可敢说呢，曾经大话连篇，似乎能把雄鹰乌鸦从天上骂下来。那么，另一张嘴呢，看了又看，好像不是姣好的樱桃小嘴，似中等嘴型，也有像个主儿的样范，我们哥们儿称他“小嘴”。

小嘴说建群，大嘴说退群。大嘴说建墙，中嘴说拆墙。好些年前，小嘴说要开源了，大嘴说要截你的流了，差点儿就要关门歇业了。听说门前贴着的纸条都写好了：“因事嘴角，暂停营业，致歉广大新老客户。”曾经有段时间，小嘴说戴口罩，把嘴盖着，少说话，话多必失。大嘴说不戴口罩，嘴无遮拦，多说话……争争吵吵，众说纷纭，空气中弥漫着乌烟和瘴气。

有一天，这大小两嘴的噪声，把鸡震飞了，狗震跳了，似乎出现地震前动物的异常现象。同时，把人的地震晕了，眼震花了，精神震得有点不正常了，有些地方似乎出现撕裂般的痛。于是乎，要发泄了。装神的，弄鬼的，舞枪的，弄刀的；骂人的，打架的，斗殴的……虽人有百嘴，嘴有百舌，不能鸣其一处也。只是可怜了好多人，长着一张嘴不知道怎么说活了。

这些年来，发现身边有人也长了两张嘴。其中一张较好的，在此不表了。可是，另一张嘴和他的脸一起，构成了嘴脸。这张嘴乱说乱讲，常常大谎弥天。有人要狠狠地打这人嘴巴子。誓言打得塌鼻嘴歪，满地找牙，打得嘴没了，看你怎么说。当然，如果痛改前非，嘴变好了，脸变笑了，就不打了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啊。

如果人长七张嘴，八个舌头呢。那是七嘴八舌，满田的青蛙叫，就更不得了了。

由此，我觉得人注定只能长一张嘴。

#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

# 文明新风润泽城乡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 
长沙市文明办 宣

设计 星辰在线（长沙文明网）